作曲家姚明

《说唱脸谱》作曲者姚明病逝引人深思

融合古今 戏歌仍能再度风行

文化观察

近日,被称中国戏歌开山领路人的著名作曲家姚明病逝的消息,引起了人们对戏歌未来发展之路的极大关注。《前门情思大碗茶》《故乡是北京》《说唱脸谱》等一大批戏歌代表作曾风靡大江南北,有人担忧,像姚明这样既懂传统戏曲,又懂流行歌曲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戏歌的创作乏力在所难免。那么,戏歌在当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前途呢?

本报记者 黄体军

戏歌结合传统艺术和流行元素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这是姚明的代表作《前门情思大碗茶》中的歌句,甫一亮相即受到人们的喜爱与追捧。姚明曾大胆地将京剧曲调和通俗歌曲相结合,创作出《前门情思大碗茶》《故乡是北京》《说唱脸谱》等一大批戏歌代表作。21日,姚明因病逝世,享年69岁,引发了人们对他本人和其作品的追思,更让人对戏歌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担忧。曾经风靡全国的戏歌这种艺术形式,还能有人坚持创作让其流行起来吗?

说到底,戏歌这种既像戏又像歌的艺术形式,是戏曲这种传统而古老的艺术形式与当代流行因素结合的产物。歌词可以是反映当代人的生活情感的内容,也可以是古代诗词歌赋,而曲调旋律用的既有中国古老的戏曲元素,也有现代流行的歌曲元素,古今融合,颇有时空穿越感。这种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和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它既让古老的戏曲艺术获得了一种新的血液和变种,又让现代流行歌曲获得了传统文化土壤的营养和滋润,也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和现代歌曲相互碰撞和包容的结果,二者相得益彰,同放异彩。周杰伦等一些著名流行音乐人甚至也加入了戏歌的创作队伍,《兰亭序》《北京一夜》等歌曲的流传度都很高,受到了歌迷的欢迎。

在山东,也仍有人执着于戏歌的创作。济南市京剧院当家老生、国家一级演员李保良,是戏歌的积极践行者之一。他2008年曾将宋代著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十二首词亲自谱曲,并自己吟唱、吟诵,出版了《辛词吟唱十二首》光碟。李保良告诉记者,这十二首吟唱是以京昆旋律为基调,融入了山东地方戏和山东柳琴的音乐元素,并将交响乐、古典民乐、流行音乐有机结合在一起,力图展现辛弃疾豪迈奔放的词风和炽热深厚的爱国情怀。“这是一次非常过瘾的新探索,今后有机会还会继续创作新的戏歌。”

电视节目助力戏歌推广

事实上,央视戏曲和音乐频道2017年推出的《中国戏歌》栏目,从实践上也证明了戏歌受到观众的欢迎程度。该栏目在8集节目中,共推出了47首戏歌佳作。每首戏歌都由一位与戏歌作品或演唱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解读人推出,随后戏曲界名角、演艺界名人、民间高手等表演者以及现场乐队,在视听一体的舞台上把融合了诗歌、音乐、舞蹈、武术等各路文化的戏歌作品进行演绎。

该栏目聚集了赵忠祥、李谷一、赵季平、李维康、孟广禄、田青、王立群、蒙曼等众多戏曲名家、音乐家、文化学者、跨界名人鼎力助阵。比如,《说唱脸谱》的原唱主持人赵忠祥推荐00后和10后萌娃登台,践行戏歌传承;“戏歌”的先行者李谷一带领观众重温经典戏歌《故乡是北京》;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与7名徒弟同台,共同唱响京剧版《向天再借五百年》;董圆圆、张馨月等梅派弟子在中国爱乐乐团的伴奏下演绎梅派经典《梨花颂》;孟广禄、袁慧琴、史依弘、李军四位京剧名家同台献唱《同圆中国梦》等……可以说,这一栏目不但成为电视节目本身创新求变的新探索,也给广大观众带来一道道美轮美奂的视听盛宴。

不容否认,正是因为出现了戏歌这道特色菜,才让众多年轻观众一窥传统戏曲之魅力并喜欢上了戏曲,同时也让中老年观众对流行歌曲保持了更高的宽容度,所以它的一度风行绝不是偶然。既然如此,对戏歌创作暂时没有再出现《前门情思大碗茶》《说唱脸谱》等那样的热门歌曲,我们需要保持一颗耐心,只要有喜爱戏曲和流行歌曲的观众在,我们就敢说中国戏歌“前路漫漫有故人”。

山东作家用美食分享生活哲理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28日,山东作家菜馍双全携新书《馋是一枝花——优质吃货的修行札记》在济南新华书店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美食文化分享会。他表示,“吃”是一堂浓缩的生活课,优质吃货不仅爱吃、能吃,更要会吃,在吃上也需要用心修行。

《馋是一枝花》虽是一本谈“吃”的随笔集,却不止于吃,它以美食切入生活背后的哲理。作者既写胡辣汤、大排档、羊汤等接地气的小吃,又写鲁迅、苏东坡等文化名人在吃上不为人知的一面,还写了作者“吃”出来的人生哲理,如“菜市场里有无限人生”等来分享那些藏在饭里的智慧。菜馍双全表示,写这本书就是想表达一种“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馋是一种很美好的状态”。

齐鲁壹点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扫码订阅壹点号属娱你观看。

超低票价被限,对影市其实是利好

天天娱评

倪自放

最近不少影迷购买春节预售电影票时,发现往年此时常见的8.8元、9.9元低价电影票不见了踪影,最低票价也要19.9元。原来各大片方联合提出,今年春节档期间将限制“票补”的力度,全国影院票价不得低于19.9元,补贴票数方面也有限制,单部影片不得超过50万张。对于各方联合限制“票补”消除畸低票价,有部分影迷表示,“票补”让观众无法以非常低的价格看电影了,这样的措施“对影迷们的钱包不利”。其实,影迷们看到了低票价对观众的好处,但大面积的畸低电影票价,无论对于电影片方、影院,还是对于电影的消费群体影迷来说,都是不利的。

电影票价并非越低越好,要搞清楚这一命题,必须搞明白为什么能够出现9.9元的低票价,以及什么是最低票价、什么是“票补”。通常情况下,一张电影票卖出后,扣除税费,电影院大概能分到50%的票款,而片方则大概能分到35%至37%。为了降低风险、保障成本回收,片方会和电影院拟定一个结算时的最低票价。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最低票价,基本都在35元左右,二三线城市则逐级降低,如济南这样的城市,最低票价一般在25元至30元之间。

既然影院和片方结算的单位最低票价是25元甚至是35元,那为什么观众们会买到9.9元的电影票?这就涉及到“票补”。所谓“票补”,就是片方和电商平台为了占领排片场次、取得口碑,拿钱补齐最低票价和9.9元的差距,就是说,片方和电商平台为了营销拿了部分钱请观众看电影,类似“开业大酬宾”。

但越来越多的“票补”,对于市场良性竞争并无益处,部分大片的片方和电商平台在“票补”上的花费达数千万甚至上亿,当“票补”无法带来数倍的票房时,片方和电商平台就是在赔钱赚吆喝,有的片方因为“票补”赔钱一蹶不振,目前主要的两大电商平台,每年的亏损数字也非常惊人。

“票补”带来的低票价对影迷一定是好事情吗?现在电影票价多少合适,目前并无特别准确的说法,但9.9元的票价,与电影的“价值”显然是倒挂的,“票补”实际是这种倒挂的弥补,也是明证。当越来越多的电影供应方因为“票补”亏损时,事情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限制“票补”,回归理性票价和市场竞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电影供应方因为亏损在市场上消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电影生产方血本无归,谁为观众提供优秀的电影产品?

实际上,9.9元低票价也并没有让走进影院的观众数量大幅增长。随着电影市场的发展,观众走进影院不仅仅是看一部电影的内容,也是在消费一段时间,决定观众走进影院观看某部影片的因素里,票价因素只是其中之一,观众消费的时间成本,很多时候是高于票价的。确实有一部分观众为了低票价走进影院,但低票价并没有带来观众消费的大幅增长。也就是说,低票价对市场繁荣的促进作用实在有限,电影票价并非越低越好。